

皇冠大奖作家·新星派

十五岁 下落不明

王天宁
著

SHIWU SUI
XIALUO
BUMING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新世纪出版社

皇冠大奖作家·新星派

十五岁 下落不明

王天宁

著

SHIWU SUI
XIALUO
BUMING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新世纪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五岁下落不明 / 王天宁著. — 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 2018.1

(大奖作家·新星派)

ISBN 978-7-5583-0659-4

I. ①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4675号

出 版 人: 孙泽军
选题策划: 李碧梅
责任编辑: 李碧梅
责任技编: 许泽璇
封面设计: 高豪勇

十五岁下落不明

SHIWU SUI XIALUO BUMING

王天宁 著

出版发行: 新世纪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
(地址: 东莞市南城区水濂滘工业区一期C区)

规 格: 787毫米×1092毫米

开 本: 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43千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-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: 020-83781537

目
CONTENTS
录

特立独行的教授	1
大暑	17
太阳落山了	28
丑花儿	41
碑	47
月光潮汐路	62
凤眼	77
白痴阿强	86
饥饿游戏	102
蒋太太	120
豆花香	133
十五岁下落不明	143
张知了	158



特立独行的 教授

教授姓张，大姓。其人如姓，人高马大、肚皮鼓鼓、眼皮浮肿、皮肤黝黑，晚饭后出门溜达几乎不见人影。教授发长且紧贴头皮，疏于梳洗，头油满布。更糟的是，教授睡觉磨牙，咯咯咯咯，半夜他的被窝里好像藏了一只青蛙。

教授在一所民办三本院校教历史，我在这所大学下属的中学上初二。于我而言，他更是个预言家，关于我的未来，他都能预测个八九不离十。譬如他曾说我一进入青春期，个头定会猛蹿，于是我刚上初中，便如同遭到驱逐一般，被迫从教室第三排搬去最后一排。譬如他说我变声时不会喜欢自己的声音，于是现在说话如同鸭叫的我耻于在众人面前开口。譬如他曾说我会喜欢上一个女孩儿，对此，我曾嗤之以鼻：女孩儿，婆婆妈妈的女孩儿，见到虫子只会尖叫，然后哇哇大哭的女孩儿！

不幸的是，这次又被教授言中了。

她叫李甘霖，坐我前排的前排。她的确漂亮，所有人都说她漂

亮。长发一泻如瀑，大眼睛小嘴巴。

我不知自己为何变成这个样子：当我面对李甘霖的时候，会心跳加速、面红耳赤，每天上课，我就越过前面那个哥们儿的肩头，将李甘霖的长发看过来看过去，巴望她会转过脸对我微笑一下子。

我居然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儿，我羞于对任何一个哥们儿提起，对教授亦然。

有一次，班主任要我们交证件照，每人三张。趁着课间李甘霖上厕所，我从她那儿顺了一张。从此李甘霖的证件照辗转于我的每册课本，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就扒着照片使劲看。放学后，我将李甘霖的证件照转移到我的作业本下，晚上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掀开本子看。教授查岗，我手忙脚乱。教授抢先一步，将作业本抽走，我的秘密大白于天下。教授捏起那张小照片，饶有兴趣地看了半天：原来你上周数学不及格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呀。

我哑然。

教授咂咂嘴：“漂亮倒是漂亮，只是，不能干扰你的成绩呀。”

我继续保持沉默。

教授问我：“你觉得你能忽略她的存在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教授不说话了，轮到我发问：“您有什么好法子吗？”

“啥好法子，去追求她，和她在一起呀。能不让你吃饭，还能遏制你的感情，叫你不喜欢一个人吗？”

教授咧开嘴巴笑，一口白牙，被肤色衬得白过了头。

寻常我能说会道，自信说句玩笑能把一般女孩儿逗得咯咯直笑。李甘霖可不是一般女孩儿，她是副班长兼语文科代表，往办公室跑得



勤，甚至中午就在办公室吃饭午休。

准备了三天，踌躇了三天。我在教授的协助下写了一封半文半白的情书，他利用他的专业优势，引经据典，从秦皇汉武谈到零八奥运，上天入地，声东击西，凡他认为对我有利的都叫他写了进去，整整十六页信纸，俨然一部中篇小说。

我酝酿了两节课，终于站在了李甘霖面前。

“张栋同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啊，我……”糟糕，到节骨眼儿上我又怂了。我该咋表达？教授没教我怎样打开话题。

“我喜欢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

这么大刺刺地说出来，李甘霖不赏我一耳刮子才怪呢！

我把那封信从背后抽了出来：“你是语文课代表，我想和你讨论文学。”

李甘霖挑挑眉：“文学？最近我在读《百年孤独》，你可读过？”

我说：“我没读过。”我没说我听都没听说过。

李甘霖说：“你最好读了再来和我讨论。”

李甘霖从我身边风一样飘了过去。我像个傻子一样愣着，一个哥们儿拍我的肩：“张栋，嘿嘿，你小子，我猜到你小子想干啥了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你猜到也不许说出去。”我将他拨到一边儿，心像缠成一团的麻线。

教授的“巨著”最终派上了用场，那是在两天后的作文课。我用两节课加一个课间的时间，去掉称谓以及肉麻的语句，调整十六页信纸的内容，奋笔疾书，大汗淋漓，手汗浸透了稿纸，终于将它誊在了作文本上。

我的作文得了九十六分，甚至高过李甘霖。语文老师挑了两段朗读，兴奋地说：“写得太好啦，好得不像是张栋写的！”

下课后我的哥们儿全围上来：“张栋，是你写的？是你写的不？的确不像是你能写出来的！”

我说：“这叫文学造诣，你们懂不？我的文学造诣越来越高。”

其中一人声音低微地说：“那个字，不是念‘指’吗？”

他是故意捣乱，我没理他。我的心又飘到李甘霖那里去了。我看了她一眼，之前她在看我，我看她的时候她就不看我了。

我觉得我终于有资格通过文学与李甘霖套近乎了。

更何况，李甘霖不傻，我的作文题目叫《历朝历代的爱情》。

我到书店买了本《百年孤独》，点灯熬夜终于看了大半本。我抱着这本书自信满满地站在李甘霖面前：“要不，我们讨论一下？”

李甘霖不愠不火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不了不了，我不看《百年孤独》了。现在我看尼采，哲学。文学的终点是哲学，文学的起点也是哲学，你可懂？”

李甘霖又叫我傻了眼。

中午，我顶着炙热的阳光跑到教授的办公室与他共进午餐，他在学校食堂为我买了两颗四喜丸子，几乎全是淀粉，我把它捣碎了就是略带肉味的米饭。

我抄起一个丸子，问教授：“你吃？”

教授摇摇头：“两块五一个，你吃我舍得，我自己吃舍不得。”

我嘟囔：“抠。”

教授嘿嘿笑：“你大老远跑来，不会是只为了和我吃顿饭，然后



教训我捋的吧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不是，我把事儿办砸了。李甘霖，好像没有要接纳我的意思。”

教授问：“信给她没？”

我说：“没给，没拉下脸来。我借用了你的大作写了篇作文，得分比李甘霖还高。她是语文科代表，又喜欢读书，我得了这么高的分数，她难道不该兴高采烈地与我谈论文学？”

教授一拍脑门：“小子你咋不开窍呢？”

我问：“我咋不开窍了？”

教授说：“李甘霖是语文科代表，你得分比她高，你叫她把脸往哪放？”

我寻思了一会儿，越寻思越觉得不得劲：“还有啥补救措施没？”

教授也不吃了，咂着嘴：“这个李甘霖，偏科不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偏，语文有多好，数学就有多差。”

教授快把脸贴到我脸上了：“小子，你想想，你偏科不？”

我沮丧地抓抓脑门：“都不咋好，文科尤其差，理科稍强吧。”

教授一拍大腿：“这不正是你的优势所在吗？小子，去学一两道超难的数学题，专门但是又得装作不经意地接近她，教她做题，看看她有接纳你的意思不。”

我半信半疑：“这法子可行？”

教授撇眉：“不然你以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把你妈追到手的？”

我顿顿脑袋，把筷子甩到一边儿，朝学校跑去。

今晚放学前要交的数学习题册如今还是一片空白，这个晌午我就

要将它完成！

我果然被习题册上最后两道超高难度的数学题绊了脚。数学科代表林立正趴在阳光底下酣睡，我和他这样的好学生平时没什么交情，可是此刻只能硬着头皮勇往直前。

我厚着脸皮，毕恭毕敬地递上习题册：“有两道题不明白，想请你指教一下。”

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他将第一道题讲了三遍，将第二道题讲了五遍。其间林立不断训斥我笨，我耐性居然出奇地好，附和说：

“是，是，赶不上你们这些好学生呀。怪我爸妈，没给我一个好大脑，之乎者也说不溜，加减乘除算不清。”

我的溜须拍马收到了成效，我终于学会了，他喜笑颜开，我赶紧跑到楼下小卖部给林立买了两听可乐。

我见到了我意料中的场景——夕阳西下，红色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。李甘霖一筹莫展，发梢垂进红红的光里，习题册的后半部分一片空白。

我想起教授的话——专门但是又得装作不经意地接近她。

我在她桌旁踱步而过，走到讲台上擦黑板；又在她桌旁踱步而回，迈步的动静故意大了些。

不想，她头都没抬，将我拉到习题册前：“最后两道题你会吗？”

我心脏怦怦跳着：“咋还能不会呢？”

她见是我，有些犹豫：“啊，是张栋啊。我以为，我以为是林立呢。林立呢？”

她环顾左右，只有几个值日生在默默地扫地。我朝她摆摆手：



“别看啦，他送作业去了。让我教你不？这不，数学老师快下班回家了。”

她咬着手指，我瞅她还犹豫，便说：“要不，我还是回家吧！”

“哎——别！”她大喊，又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

十分钟的时间我为她讲解最后两道题，五分钟的时间我在她埋头做题时用眼神轻触她海藻一样的长发。

大功告成，她问我：“老师走了吗，还赶趟不？”

我说：“绝对赶趟！你瞧，林立还没回来呢。”

说得巧，林立的大肚子从门外挺了进来。他翻翻李甘霖的习题册：“最后两道题是你自己做的吗？”

李甘霖正沉浸在免受惩罚的兴奋中：“是张栋教我的。”

“哟呵！”林立阴阳怪气地叫了一声，“不错嘛！”

说完他将习题册“啪”的一声拍在我手里。

我说：“你给我干啥，你替李甘霖交上去呀。”

林立说：“我已经跑过一趟了，这不刚回来。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帮李甘霖交上去嘛。”

我看着林立，林立看着我，李甘霖看着我。最后我败下阵来：“好嘛，交就交。”

走出教室的时候我在想：“以后再也不能和林立这样怪里怪气的好学生打交道了。”

我走进教授的书房对教授抱怨：“我遇到大麻烦了。”

教授侧目：“前两天你不是教李甘霖数学题叫她接纳你了吗？还有啥大麻烦？快回去学习，你没有点知识储备怎么继续当李甘霖的老师？”

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：“你瞧这，是数学科代表林立塞给我的，这是不是大麻烦？”

教授嘀咕：“战书？”

林立确实写得犀利了一些，教授高度凝练成“战书”二字，我觉得也不甚准确。林立没有一毫辱我欺我杀我的意思，这么说吧，他只是想叫我离李甘霖远一点。

教授问我：“这个数学科代表，是男孩子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教授说：“男孩子、男孩子和女孩子，一个女孩子夹在两个男孩子中间，一定会出事儿。”

我说：“都怪我教李甘霖数学题被林立看见了，而且那两道题还是林立教会我的。”

教授大怒：“都是教题，他凭什么叫你离李甘霖远一点儿？”

我说：“凭他是数学老师眼前的红人儿。”

“这是不对的！这是畸形的！”教授气急了，站起身，在书房里来回踱步。

我哼哼：“这个……您得帮我……您不能不管我……林立，是有背景的！”

教授见缝插针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放心，咱俩谁跟谁！”

教授说：“来武的不行，咱不能动粗。”

我赶忙附和：“对对，打也打不过他，他又高又胖。”

教授说：“这样吧，下一次测验，你自己得个顶高的分，再帮李甘霖得个顶高的分，让他瞧瞧你也能在数学老师跟前红起来嘛！”

我傻了眼：“您说什么呢？我的数学成绩您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教授大包大揽地拍拍胸脯：“这事儿，包在我身上了。”



当天晚上，教授例行查岗，冲过来掀开我的课本，底下没有李甘霖的照片。教授说：“有了勇往直前的目标，就不会被路两旁乱七八糟的风景分散注意力了，最近你的成绩稍稍恢复，证明这条路我没选错。”

我从容地看着他，讲大道理不是他的风格。终于他绷不住了，从身后掏出一张给我瞧。

竟然是下次数学测验的考卷！

我大叫：“您……从哪偷的？”

教授不高兴了：“怎么能叫偷呢？读书人的事儿，怎么能用偷形容呢！我拿的！你可别忘了，你们初中隶属于我们学校。我当大学教授之前呢，可是初中历史教师！”

我瞪眼看着他，教授终于撑不住了，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：“我知道我这么做，确实不对。”看到教授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我鼓着嘴巴偷偷笑了起来：“您到底怎么搞到试卷的？”

教授皱着眉头：“我当初中老师时，经常找门卫的老头喝酒，关系好得不得了。我好几年没回去，回去以后但凡开口，把办公室的钥匙弄到手照样小菜一碟儿。”

我脑海立刻出现画面：夜黑风高，走廊里一片漆黑，教授一面哆哆嗦嗦地开门，一面左顾右盼，生怕被人撞见。办公室比走廊还黑，他用手机照路，手忙脚乱地翻试卷。我忽然觉得有点好笑，教授这么黑，若真不幸被人撞见，别人还以为试卷成了精，像招魂幡一样上下翻飞起来呢。

教授说：“先不说别的，不是明天就测试吗？你呀，现在先做这张卷子，不许看参考书，不许用计算器。”

随后，他将我的计算器和数学书收了去。

规定一个半小时完成的试卷，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做完。我将试卷呈给教授，想看 he 下一步动作。教授居然若无其事地在公事包里抽出一张答案纸，有模有样地对照着批改起来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您到底在办公室偷……拿了多少东西？”

教授仍不理我，过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对我说：“你得了八十二分。该花一个半小时完成的卷子你用了两个小时，我再给你减去十分，你服不服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服。”

教授把答案给我：“你的最终得分是七十二分，以你的水平，好不好坏吧。你把答案记住，明天帮李甘霖得个高分。可是不管明天你得多高的分，你在我心里就是七十二分。”

我继续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一张写满答案的纸塞给李甘霖。李甘霖看了好久，问我：“这……靠谱不？”

我胸有成竹地微笑：“你就信我这一回吧。”

考试的时候，一会儿我就把试卷完成了。我越过我前头哥们儿的肩膀，一直关注着李甘霖。我知道她铁定把答案压在试卷底下，写一道题看一眼。我觉得那一纸答案就像一面镜子，闪闪发光，照亮了李甘霖的脸。

最终我得了第一名，九十七分。李甘霖第三，九十四分。林立夹在我俩中间。

林立从神坛上掉落下来了，全因为我。

一下课我就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，大家纷纷询问：“张栋，你是自己做的吗，有没有作弊？”或是：“张栋，你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是不？下一步就计划着飞天是不？”



当然，这些嘈嘈切切如同浮尘，轻轻一拂就落。我等待着，李甘霖穿过众人，如同沐浴着阳光，走到我面前：“张栋，一起去喝杯可乐怎么样？”

我这么幻想着，感觉天空都明亮起来。

没想到，我没等来李甘霖的邀请，却等来林立带领着数学老师满身杀气地走进教室，一看就是冲我而来。本来李甘霖正慢腾腾地收拾书包，我猜她想等同学走完后和我说什么话。但她瞧见数学老师的阵势，包没拉链子便溜之大吉。她和我一样，做过贼，心虚着呐。

林立“啪”的一声把一张数学卷子拍在我桌上：“张栋，这是一张新试卷，咱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，然后让数学老师批改。”

林立的口气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我冷汗直冒：“都放学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做？”

数学老师阴沉着脸：“别问为什么，就做吧！”

数学老师的口气不容置疑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在数学老师和林立的双重逼视下坐了下来。林立比规定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完成试卷，一直到数学老师喊停，倒数第二题的第一步我还没理出头绪。

林立得了九十五分，批改我的卷子时，越往后看数学老师的眉头越皱，我最终得了七十八分，高下立判。

林立对我意义不明地笑起来，对数学老师得意地说：“这下，您知道丢的那几张试卷和答案去哪了吧？”

我一愣，立刻辩解：“老师，您别听他瞎说！偷啥啊，我啥都没偷。”

数学老师打断我：“他是不是瞎说我自己能判断。上午的数学试卷，填空题第三小题，正确答案是六十五，答案纸上错写成八十七，而你答案就是八十七。如果是巧合，那也太巧合了些……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数学老师絮絮低语：“这事儿，可不能归咎于作弊这么简单了，这是道德问题啊！”

那一刻，我满身冰凉。我知道，我完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连续收到李甘霖的两条短信。第一条短信是：怎么会这样，我也会受到牵连的！

还未来得及回复，第二条短信接踵而至：我恨你！

比起将第二条短信的原话用大喊的方式复述给教授，我觉得将桌上的水杯直接痛快地砸在刚进门的教授脚边，更能宣泄我的情绪。

教授把我给毁了！

我把打包好的行李背起来，教授靠在门边，平静地问我：“你这是要去哪？”

我气呼呼地说：“离家出走！”

“你一没学历二没技术，出走干吗去？讨饭去呀？”

“不要你管，要问原因，全是你造成的！”

我走到门边，以为他会阻拦我。然而他竟退让到一边儿，目光温顺地看着我。我大刺刺地迈开步子，把房门用力甩在教授身后。

我计划好了，南上北下，天涯海角，总有我的归处。若我真饿得快死了，我就出家。和尚长老都慈悲为怀，还能不给我口饭吃？

我坐了一趟地铁，倒了两趟公交，出城的大致方向应该没错。

很快我就把曲奇饼干和巧克力吃完了，晌午太阳晒得公路冒白烟，我进了一家冷饮店，给自己要了一份芒果冰激凌。走得匆忙，一顿冰激凌就把我吃得囊中羞涩了。我寻思得挣点钱，不然连今晚的住宿都成问题。



我的身处之地已经有些荒凉了，前面灯火通明，是一家超市。正巧，超市的玻璃上正贴着招聘店员的启事。

我敲响了老板办公室的门，一秃头男人正在看电脑，头也不抬。

我说：“老板，我来应聘店员。”

男人懒洋洋地问：“什么学历？”

“初中……快读完了。”

“会用电脑吗？”

“打网游很好算不算？”

“会英语吗？”

“二十六个字母拆开看还行，合起来……”

秃头男人皱紧眉头，像驱赶苍蝇一样挥挥手。我明白这事儿黄了，我垂头丧气地往超市外头走，收银员直愣愣地看着我。

“先别忙着走！”秃头男人忽然在我身后大喊。我转身，他对我钩钩手指：“小兄弟，店员你干不了，你可以做别的活计呀！”

我慌忙着急地问：“啥活？”

“做贼！”

“贼？”我毛骨悚然。

“对，我这店啊，招贼忒厉害，最近丢东西特别多。你就当一回贼，我呢，把你当众抓住，就算杀鸡儆猴了，谅那些小贼以后也不敢偷。怎么样，就装一次，给你一百块钱。”

我坐在男人的办公桌前想了二十分钟，也不知怎么我就拍桌决定干。或许是我灵光一现，觉得当流浪汉一点儿不比当小偷光彩吧。

我在男人的精心安排下，摸了块巧克力塞进兜里。这时藏在货架后面的店员佯装发现新大陆一般大喊大叫，秃头男人带领几个精壮的汉子，迅速现身，将我压制在身下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在十几双顾客